

Earth to D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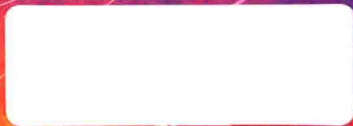
“火星思念詹姆斯。”

“地球想念爸爸。”



我的爸爸 在火星

(美) 克丽丝塔·万·多尔查 / 著 刘芳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Earth to Dad

我的爸爸 在火星

(美) 克丽丝塔·万·多尔查 著 刘芳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爸爸在火星 / (美) 克丽丝塔·万·多尔查著 ;
刘芳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305-9079-9

I. ①我… II. ①克… ②刘… III. ①儿童小说—科
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967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8-443
EARTH TO DAD By KRISTA VAN DOLZER
Copyright © 2018 KRISTA VAN DOLZ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adaU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我的爸爸在火星 WO DE BABA ZAI HUOXING

[美] 克丽丝塔·万·多尔查著 刘芳译

出版人: 李毅峰
出品人: 李国靖
策 划: 陈美珍
责任编辑: 富英杰 张婷婷
特约编辑: 韩丽杰
装帧设计:  ABOOK 壹书工作室
股份 Design QQ: 812784044
美术编辑: 赵梦菲
封面绘图: 罗一鸣
插图绘制: 李那那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 编: 300050
电 话: (022)58352963
网 址: www.tjr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8.75
印 数: 1-15000
字 数: 1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5-9079-9
定 价: 46.00元



正在等待新消息的时候，我看见窗外一辆搬家的车停了下来。说它是车，其实就是一辆翻新的坦克，曾经是开炮用的。现在我们地球人不再打仗了，基地那边就用它来帮我们搬家。

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搬家。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拖出那只是为了装“詹姆斯星际对话控制台（我简称它 JICC）”而定制的行李箱。我早该料到妈妈会偷偷来这么一手。搬家的要求很可能是她提出的，这样我就不得不把 JICC 留在这儿。我猜她是嫉妒我更乐意和爸爸发消息，而不是和她聊天。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我的爸爸在火星

幸好，我对妈妈的偷袭早有防备。

我一手拨開箱子的锁，另一只手开始关机器——发射器得冷却，高压继电器也得关闭（我可不想弄出火灾），再把天线接地，要不然这台机器就重启不了了。

关闭机器的时候，我又看了看窗外。那架大得吓人的绿色坦克正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可怕，可惜完全没有用。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直到我发现那些像工蚁一样跑进跑出的人正忙着把箱子从坦克里搬出去，而不是搬进去。

我伸手去床头柜上摸望远镜。我出生之前爸爸就在用这副望远镜了，按理说它已经是老古董了，不过爸爸把它保管得很好，用起来还是和新的一样。镜头拉近，我看见坦克的编号是KNX开头的。我不清楚这个前缀的编号属于哪个基地，不过绝对不是我们基地的。如果是妈妈申请了搬家，那么来的坦克应该是我们所在的里普利基地派来的，那编号的开头就应该是RPY。

是有人要搬进来，不是我们要搬出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靠回椅子上。如果妈妈下定决心要搬家，那我除了跟着走别无选择，可这绝非我的本意，不过就是走我也会带着我的JICC一起走的。自打我们在我一两岁的时候搬到这里起，我就没有离开过基地。我实在是想不出要搬家的理由。





我的肾上腺素分泌得越来越多，以至于我没发现自己正在从椅子上往下滑，直到椅子被我猛地撞倒又滚了好远，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有多紧张。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看到屏幕上闪烁着：天线接地完成，是否继续？

我爬回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键盘上输入了“否”。显示屏模糊了几秒钟，然后光标又突然出现了。我叹了口气，按了重启。重新连接卫星需要一个小时，但是这一个小时可比重新启动整个系统耗费的时间少多了。

我只希望爸爸在接下来的 59 分钟之内千万别给我发消息。

等待 JICC 重启的时间，我又望向窗外。坦克里全是忙碌的搬家工人。现在，它的旁边还停了一辆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看起来空空如也，却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人行道上会出现那一家人。那个怀里抱着个宝宝的男人看着十分友好，紧挨着他站着的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女孩，看起来却不是友善。她的头发被卷成了两个圆形的小发髻，和米老鼠一样；她身上的牛仔裤又旧又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直到我发现她在盯着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看她。我被她的目光吓了一跳，差点儿把爸爸的古董望远镜给扔了。当我调整好角度再往外看时，那个女孩已经

低下头看地了。

“詹姆斯！”一个响亮的声音正在期待着我的回应。

这次我真的把望远镜掉地上了。幸运的是，伴随着一声轻柔的撞击声，它落在了地毯上。为什么妈妈非要这会儿查我的岗？

“詹姆斯！”妈妈又叫了我一遍，随即就出现在我屋外的走廊上。虽然她只有一米五，但她还是宛如庞然大物一般地出现在我面前。“小心着点你爸爸的望远镜啊！”

“我很小心的。”我一边说一边捡。望远镜落地的时候镜片是朝上的，并没有什么损坏。爸爸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居住在火星上，但我相信下次返回地球的时候，他就会把望远镜要回去了。

“那不是你该玩的东西。”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把她银灰色的头发拨到肩膀后面。

“我在使用，不是玩。”说着我把望远镜放回到了床头柜上。

“你到底在干什么？”

“观察。”我嘴上答着妈妈的问题，眼睛朝窗外瞥了一眼。可刚才的那个女孩和她的家人早已进了屋。

妈妈眯着眼看向窗外：“看起来用不了多久就有人要搬进特里帕蒂的老房子了。”





这儿从来都是个抢手的地方。作为项目组的指挥中心，里普利基地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想搬到这里来。可惜的是，这个基地仅能为 700 人提供食宿。这也正是为什么里普利基地的住户仅限于宇航员家庭的原因。

妈妈蹲到我身边问道：“你看见是谁了吗？”

“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只出现了 5 分钟而已。”

“他们长什么样子？”她换了问法。

“一个女孩，一个爸爸，还有一个看不出来是男是女的小宝宝。他们都是棕皮肤、黑头发。”

妈妈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们应该给他们送一盘饼干过去。”

我给了她一个愤怒的眼神：“但是我记得你说过，我们这个月的糖已经吃光了！”项目组只给我们两杯糖，一杯是我的，一杯是妈妈的。

“以防万一，我总是会存一点儿的。”妈妈答道。

我跟着妈妈下楼去了大厅，又穿过餐厅进了厨房。我们家不大，最多十几步就走到头儿了。我还在加热昨天没喝完的汤，妈妈已经匆匆做好了饼干。她不让我靠近它们，可能她怕我会趁她不备偷几块饼干吧。

我的爸爸在火星

我们匆匆喝了些半冷不热的意大利浓菜汤，就披上太阳能防护夹克（简称太阳服）出门了。我们过去要穿过门前的草地，鞋子踩在枯草上会发出沙沙的响声。项目组一直说会把它们换了，不过说了好多年也没什么改变。我倒不是责怪他们拖延，他们忙着在火星上建立定居点以确保人类能够继续生存。而且就算他们种了其他植物，也很有可能还是会死掉的。

“我们真的需要穿这东西吗？”我指着自己的太阳服问道。我站在阿姆斯特朗大街的中间，看见库珀家的双胞胎就没穿太阳服，他们正在自家的前院里玩捉迷藏呢。就连患有脂泻病和某种皮肤病的阿伯特·纳什也没穿太阳服，他正在自家的车道上玩宇航员和外星人的角色扮演游戏。

“我不知道，”妈妈说道，“难道你想阳光中毒吗？”

“但是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汗水顺着我的脊背往下流。现在只有 29 摄氏度，比白天最高的 35 摄氏度要低很多。“阿伯特就没穿太阳服。”

“我又不是阿伯特他妈，我是你妈。我说我们要穿太阳服。”

一阵大风沿着街道呼啸而过。大风穿过衣服的空隙，把粘在我脖子上的头发吹得像稻草似的。妈妈说以往这个时候，里普利基地所在的明尼苏达州还处在严寒之中。她





甚至还描述了一种被称为“雪”的东西。我不怎么相信她，因为那些听起来太像童话故事了。

我们到了特里帕蒂的老房子，这个房子看起来和我们家，还有里普利基地其他的房子一样。坦克车已经不在，但是新电动汽车还停在路边。它让这所房子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就好像有外星人住在里面一样。

特里帕蒂家的草坪和我们家的一样毫无生机，但妈妈还是带着我绕过草坪，沿着车道走了过去。阿姆斯特朗大街的东侧略高于西侧，所以东侧车道较少，坡道较多。没过多久，我的小腿就开始有了灼热感。

我们刚到门廊，妈妈就停下来问我：“你是想敲门还是打招呼？”

“敲门。”我说。我可不是来这里交新朋友的。我只想把这些饼干放下，然后赶紧回去查看我的 JICC。

她朝门口走去：“好吧，去敲门吧。”

我紧紧握起拳头，在退缩之前猛地一拳拍在了门中间的位置。我放下手，但是并没有人应答。就算他们没听见，我也不想再敲一次了。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没选择打招呼了。这时门上的生物锁开始发出轻柔的嗡嗡声，门朝着内侧打开了。我期待着他们家的爸爸出来开门，但事实上出来的是那个看起来不

太高兴的女孩。

妈妈的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你父母在家吗？”

“妈妈不在，爸爸在忙。”

我可能不是很擅长人际交往，但是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也知道人家并不欢迎我们。我转身准备离开，但在我离开之前，妈妈把那盘饼干拿了出來。

“这些是给你们们的。”妈妈说。女孩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看，妈妈快速地补充道，“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奥玛丽家的。我是米娜，这是詹姆斯。我们就住在街对面。”

女孩戳了戳用塑料包装包着的饼干，问道：“这是巧克力薄饼吗？”

“是黄油曲奇，”妈妈回答说，“不过我们做饼干的糖是用种在遮阳棚里的植物提炼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觉得糖的来源会成为卖点。自从太阳变成持续照射以来，任何东西都得种在遮阳棚里。

女孩比刚才活跃多了。她说：“妈妈走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就再没吃过饼干了。”

我低头盯着我的脚趾思考起来。我们糖的配额很少，但再少也比没有强。如果真的一点儿都没有了该怎么办？

妈妈又伸了伸盘子：“多拿点儿。”

这次女孩拿了些饼干——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



+



事实上她是从妈妈的手里把饼干夺走的。她的鼻孔看着有青豆那么大，老实说，我还真以为她打算把盘子、饼干、塑料包装什么的都一股脑儿糊到自己脸上。不过随后她似乎记起来，父母教过她要有礼貌。

“谢谢。”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在我们面前砰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我斜睨了妈妈一眼：“这就是你所期望的？”我们没有什么新邻居。特里帕蒂一家离开也是因为他家的女儿放弃了训练，才被项目组要求搬离的。

她拍了拍我的背说道：“有的时候，耐心一些。”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有光晃着我的眼睛。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慌——我睡过头了，睡过头了，睡过头了，第二反应是赶紧看一眼我的闹钟。闹钟上闪烁的数字显示，现在才 5: 19。

但是不可能才 5: 19 的。我们正在离这个难搞的太阳越来越近。迄今为止，地球的衰变轨道只比日历减少了三到四天。今天是 2 月 7 日，所以太阳应该是在——我的头脑中计算着——7: 26 升起。

我从床上翻下来，踉踉跄跄地走到窗前。在我跌下床的一瞬间，有那么一秒钟，或许更长的时间，光变得更亮了。大概是有一波新的阳光辐射被释放到这个星球上了。



我把窗帘拨到一边，但我没看到诺亚方舟，只看到一盏桶形的聚光灯，上面印着熟悉的字眼：环球新闻网（简称UNN）。它旁边有一辆新闻采访车，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因为它。

好吧，我松了一口气。毕竟里普利基地被认为是这个星球上安保最严格也最安全的地方，但这些并不会对UNN造成什么困扰，媒体自由啊什么的，可以让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从未真正理解过为什么新闻自由如此重要。在我看来，记者们唯一干的事就是“多管闲事”。

我放下窗帘，重新瘫倒在床上。但不管是灯光还是突如其来的胃疼，都让我无法入睡。不久我就放弃了，我第二次从床上爬起来，拖着身子去了浴室。尽管我很快就洗完澡，但是我也没有抢在妈妈前面到厨房。她正拿着爸爸的旧杯子，一边看着新闻，一边喝着咖啡——这感觉就像是个叛徒。

“你睡得怎么样？”她心烦意乱地问道。

“糟糕透了。”我说。

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我的大眼袋并没能引起她的注意。“今天是个大日子。”她说，轻抿了一口咖啡，然后目光又落到了墙上的屏幕上。

我并不记得今天是什么大日子，不过墙上的大屏幕

里，UNN 的主播海丝特·迪布尔刚好给了我答案。

“着陆日快乐！”她大声宣布，“为了让大家尽情庆祝节日，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全通道通行证，大家可以去找任何人或者去任何地方。”

我怎么会忘记今天是着陆日呢？每年的这一天，这个国家其余的人，或者说是被留在地球上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想起爸爸的任务。作为项目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的成员，爸爸曾经可是发射庆典的贵宾之一。

“戴维斯？”海丝特·迪布尔把头侧向一边问道。

戴维斯·达尔文那张油腻腻的脸填满了整个屏幕。他碰巧站在了一条我认识的街道上——我家门前的路上。着陆日似乎也是 UNN、戴维斯·达尔文和我们每年一聚的日子。

“谢谢你，海丝特，”戴维斯摸着 he 那个像发射器一样的耳机说道，“我现在和布里坦尼亚·普里姆博士的丈夫卡尔·普里姆先生在一起。”

他转向左侧看着卡尔先生说：“卡尔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整个 UNN 向您夫人的逝去表示深深的遗憾。”

这时镜头拉远，一个穿着皱巴巴的太阳服的男人出现在镜头里。特里帕蒂的老房子也刚好出现在画面中。我和他仅有过一面之缘，无法分辨出他是不是搬到对面的那个男人，不过他的面部结构和拿我们饼干的那个小女孩如出





一辙。

“谢谢您。”男人说。他的语气听起来非常认真，“我们感激你们的思念和祈祷。”

戴维斯·达尔文点了点头说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下您和您的家人今年打算如何庆祝着陆日呢？”

普里姆鼓了鼓他的腮帮子，然后缓缓地舒了一口气：“说实话——”

“别跟他说实话。”我嘟囔着。

“——我还没想那么远。”普里姆先生尴尬地笑了笑。显然戴维斯·达尔文并不打算终止这个话题。普里姆先生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要去找新工作，把孩子们从新学校接回来，尽量让他们过得和往常一样。”

普里姆先生的话让我的心为之一振，也许戴维斯·达尔文也被影响到了，他只是掩盖得很好而已。“在着陆日，你在北美有了一个家。”戴维斯·达尔文把头转向摄像机，“海丝特，镜头交回给你。”

画面切换回海丝特·迪布尔，她的大眼睛和下垂的嘴角传达着她的同情：“谢谢你的报道，戴维斯。我相信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今晚陪伴着普里姆一家。”她保持这个姿势没动，然后清了清嗓子，又恢复了以往的表情，“其他方面消息，墨菲维尔的天然气价格再次上涨，但政府

称……”

她还在继续报道着新闻，但我已经听够了。我一句话也没说，跺着脚走出了厨房。

“詹姆斯，”当我走过沙发的时候，妈妈追上来问我，“你要吃点什么吗？”

“我不饿。”我说着唰的一下披上太阳服。

“你走着去会饿的，”妈妈递给我一根早餐棒，“你可能会改变想法。”

我不情愿地把早餐棒塞进口袋里。我是不会改变想法的——我的胃现在还在疼——但是如果这能让妈妈感觉好些，我是会带着这个愚蠢的东西的。

我抓起书包快速地出了门，却无意中进入了戴维斯·达尔文的镜头。普里姆先生早已消失不见，但戴维斯·达尔文和他的制片人仍在闲逛。他们搭建了一个防晒帐篷，这样即使不穿太阳服也可以进行拍摄。尽管塑料薄膜让视线模糊不清，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我。

戴维斯·达尔文喊上那个躲在新闻车上的摄影师，径直奔向了我家门廊。我大约有6秒钟的时间可以逃回房子里。不幸的是我的双手满是汗水，当戴维斯·达尔文扑向我的时候，我的手还粘在门把手上。

“詹姆斯！”他叫着我的名字，就好像我们是老朋友

